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

# 红 字

The Scarlet Letter

—◆ Nathaniel Hawthorne ◆—



英文原版  
评注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



# 红 字

The Scarlet Letter

—◆ Nathaniel Hawthorne ◆—

贺广贤 注释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上海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字:英文/(美)霍桑(Hawthorne,N.)著;贺广贤注释.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10.5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

ISBN 978-7-5100-1900-5

I. 红… II. ①霍…②贺… III. ①英语—语言读物  
②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0741号

## 红 字

著 者 [美]纳撒尼尔·霍桑

注 释 贺广贤

责任编辑 陈康宁

内文插图 赵雅洁

封面设计 飞洋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85号

邮 编 710003

电 话 029-87214941 87233647(市场营销部)

029-87232980(总编室)

传 真 029-8727967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外文书店

印 刷 陕西新世纪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1900-5

定 价 9.80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更换☆



## 出版前言



学习英语的读者朋友们都知道，英语除了基础的词汇学习以外，要想提高英语水平，平时的英语阅读是非常重要的。单纯的英语学习是相当枯燥的，将其融入英文故事的欣赏，就会大大增加学习的知识性、趣味性。而在英语阅读里面，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是一生都不会过时的绝佳赏析材料，是值得大家一生中去读的作品。

世界名著是世界文学名家身处他们那个时代，用他们的心灵去感知社会和人物，呕心沥血著成的精品。英文原版故事虽说讲述的是上几个世纪的故事，但很多都是原著小说家们的亲身感受或有生活中的原型，因此能使读者产生共鸣，触发同感，启迪人生。

通过对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的赏析，可以使自己徜徉于其中，了解欧美社会的时代背景，深刻理解西方文化。这样既能大大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同时可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因此推荐给喜爱文学的读者朋友们，请您不妨一读，相信定会受益匪浅。

由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隆重推出的**最新版“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系列丛书**，是世图西安公司几代编辑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并组织完成的。其间悉心听取广大读者朋友们的评价和建议，历经数十载的改进和更新，云集国内知名的英美文学教授，遴选世界名著中精华的精华，对于各经典原著文中的难点、疑点加以精心评注。其中包含难词的解析、背景人物和事件的延伸注解，古英语表达的转换等等，可谓详尽准确。这些名著可以使读者朋友们在品读原汁原味的英文原版故事的同时，通过评注提供及时、必要的阅读参考，

助读者朋友们在学习英语之路上一臂之力。

世图西安公司经过精心的调研，本批推出的品种都是读者朋友们喜闻乐见的名著作品：包括《远大前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名利场》、《双城记》、《小妇人》、《儿子与情人》、《红字》、《汤姆大叔的小屋》、《茶花女》、《艰难时世》、《远离尘嚣》、《雾都孤儿》、《战地钟声》和《无名的裘德》等，以后还会相继推出其他名家的名著品种。读者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经典故事进行阅读。

本套丛书各册内容均为无删节英文原版经典故事，原汁原味，并辅以名家中文评注，既适用于英语专业学生作为课外学习和赏析，同时适用于有一定英语水平的读者大众。通过对名著的赏读，提高英语阅读、特别是对英文小说的阅读能力。

### **欧美文学鉴赏，传世佳作珍藏！**

由于编者知识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学界人士和读者朋友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在以后的名著整理工作中加以改进和提升，你们的支持是对我们编者及编辑最大的鞭策和鼓励。读者朋友们也可以登录[www.eb88k.com](http://www.eb88k.com)（世图英语学习网），了解最新出版的世图英语图书信息和网站内容。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2010年5月**



## 作者简介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美国著名小说家,1804年7月4日出生于美国东部的  
新英格兰地区萨莱姆镇。1864年5月19日在新罕普郡的普利茅斯逝世。

霍桑家族是当地移民望族的后裔。祖父威廉·霍桑是当地的地方官员,在反对贵格派迫害的活动中极为活跃;父亲约翰·霍桑是位船长,曾是萨莱姆巫术事件审判中的法官。他出生仅仅四年父亲就因黄热病去世。从此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较为殷实的母系家族的资助下过着孤独的生活。少年的霍桑广泛阅读了大量名家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斯宾塞等的著作,这为他日后成为文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年后他就读于缅因州波多因学院,和他一起就读的有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朗费罗和美国第14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霍桑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隐居。1828年匿名发表小说《范肖》。1836年到海关任职,六年后,同索菲娅·皮博迪缔结良缘,婚后生有三子。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重讲一遍的故事》。1837年在度假期间认识了爱默生和默尔维尔,不久与他们结为挚友。他受前者先验主义理论的影响极深,并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影响对他的文学生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成名后他还担任过美国驻英国和意大利的领事。

霍桑的作品几乎全以新英格兰地区殖民主义时期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描述了新英格兰地区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着重表现了加尔文教对人心的摧残,以及清教徒,特别是其上层统治阶级的虚伪道德。霍桑曾痴迷于加尔文教义里的“恶”的观念,往往从这一观

点出发来观察社会现象,把一种抽象的、神秘的“恶”看成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罪恶。有的人的罪恶会在心里潜伏一生。在《牧师的黑色面罩》里他进而提出,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向别人掩饰自己的罪恶秘密,而牧师就是用黑色面罩来遮掩自己以便说服其教民的。

霍桑的作品在批判加尔文教的偏狭时,也流露出了一些宗教意识和神秘主义的观点。

霍桑的作品,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丰富的神秘色彩和寓意性,营造一种介于真实世界和幻境之间的朦胧气氛,似真非真,似梦非梦,使得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没有了真实的界限,借此来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霍桑的这种思想,在其代表作《红字》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霍桑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七个尖角的房子》。小说以一桩宗教迫害案为起点,描写了殖民时期一个望族的命运,再一次探讨了人类罪恶的根源,表现了罪恶代代相传,罪责代代相因的唯心的悲观主义观点。此外,霍桑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福谷传奇》,《大理石雕像》和短篇小说《古屋青苔》等。

霍桑对美国短篇小说的创立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选材上他侧重于自然和超自然的现象,敢于大胆采用奇想情节,渲染神秘气氛,中篇小说《拉帕其尼医生的女儿》就是其著名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按体裁可粗略分为反映殖民时期新英格兰的历史故事,寓言和道德故事。他的历史故事往往带有传奇色彩,大多表现严厉的、排斥异己的清教徒社会,如《梅里蒙特的五月柱》和《恩迪考特和红十字》。霍桑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象征寓意,认为人的一生中都隐藏着罪恶,这是他的作品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好小伙布朗》和《教长的黑面纱》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霍桑的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虽不够成熟,但含有相当深的社会现实意义,具有相当强的感染力。



## 导 读



在美国文学史上有一个人们特别注意的时期，这就是美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时期。其中以爱默生为代表的先验论者们起着划时代的作用。爱默生和他的朋友梭罗，霍桑，阿尔柯，玛格丽特等人经常聚会，讨论哲学、神学和各种社会问题。这种讨论被人们称为“先验主义俱乐部”。他们告诫美国学者，不要盲目追随传统，不要进行纯粹的模仿；他们赞美人的伟大，强调人的价值，颂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艺复兴是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家和学者们试图消除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引进能够表达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新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人文主义，即人是世界万物的核心，从而展现了一个开明的新时代，创造了无数辉煌的艺术成就，并且在艺术品中展现出了人的价值。爱默生的《告美国学者》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他本人则被冠以“美国的文艺复兴的领袖”，从而开辟了美国文艺复兴的新时期。而霍桑的《红字》则是这个时期最主要的代表作，它开辟了真正美国文学艺术的新纪元。

—

它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一个夏日的清晨，美国萨莱姆镇一群表情肃穆的男女群集在阴森可怕的监狱门口，他们在等待观看通奸犯海丝特·白兰的出现。监狱大门打开了，一位俊俏的青年妇女抱着约三个月的婴儿走了出来，她的上衣前胸佩戴着一个红色的A字，这是个耻辱的标志——是



英文Adultery(通奸)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按规定,海丝特必须站在一人多高的示众台上示众。

海丝特站在台上,一个自称是新来的医生,名叫罗杰·奇林渥斯的人一下子进入了她的视野。她立刻认出此人正是她原来的丈夫,他也认出了她,并示意她不要作声。

海丝特·白兰出生于英国一个破落的世家,年轻时嫁给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学者罗杰·奇林渥斯,婚后住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两年后他们决定移居北美,罗杰打发海丝特一个人先动身,商定好他处理完事情就去找她。海丝特后来听说他已动身了,但人始终未到。无奈海丝特在波士顿独居两年。两年后的今天,她成了犯通奸罪的女人,站在耻辱的示众台上示众。

礼拜堂的阳台上坐着两个显要人物,有主持审问海丝特的州长,还有她所在的教区牧师丁梅斯代尔。他们劝说她招供出同案犯的名字,以求得到法律的宽大处理,但是海丝特拒不回答,宁愿自己佩戴红字坐牢,独自承担罪责。

在法律的追究与宗教的劝导无效后,海丝特又被重新带回牢房。郁闷与激愤使她身心俱疲,卧床不起。在病中她的那位丈夫凭着医生资格前来探望。在交谈中她得知,原来罗杰海上遇难,后又被印第安人俘虏,因此未能及时赶到。罗杰承认是自己首先伤害了海丝特,所以不计较她的过失,但他发誓要查出那个隐秘的同案犯,并要求海丝特不要暴露他们之间的关系。

海丝特·白兰出狱后,带着自己的女儿珀尔靠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她们离群索居。但由于她善良、乐于助人也赢得了周围人们的热爱和尊敬。丁梅斯代尔牧师年轻俊美,善于辞令,有着较高的禀赋和极深的造诣,在教民中威信很高。但自从海丝特·白兰示众以来,他身体日渐虚弱,忧郁与恐慌弥漫了他的整个思绪。他脸色苍白,行事谨慎。奇林渥斯医生把这些全都看在眼里,想方设法和他住在了一起。

他像观察病人一样对他察言观色，细心探索，慢慢地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向他的灵魂深处探掘。

一天丁梅斯代尔牧师正在熟睡，奇林渥斯走了进来。他揭开了他的法衣，发现他胸前有和海丝特·白兰一样的A字，这使他欣喜若狂。于是这个魔鬼精心筹划，决定逐步对他实施报复。他利用牧师敏感，富于想象的犯罪心理来折磨他，让对方向他吐露他的所有恐惧、忏悔等的带有负罪的感受。这让内心充满了复仇火焰的医生得到了充分的复仇的快感。他的计划愈是得逞，牧师内心的痛苦愈深，可是牧师对他的报复却浑然不知。尽管如此，牧师在神职上却表现卓绝，大放异彩，取得了无数公众的真诚敬佩。

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丁梅斯代尔牧师梦游一般走到了示众台上。这时，海丝特·白兰和珀尔碰巧从这儿路过，牧师带着一种负罪感邀她同上示众台。他说：“你们母女俩已经在这儿站过了，可是我当时没有和你一起上来，让我们三人一起站着吧”。牧师和白兰握着珀尔的手，当他们一起站上去时，天空突然划过了一道闪电。在亮光下，他们三人好似组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A”字，这一切让跟踪而来的医生奇林渥斯看在眼里。他说牧师得了梦游症，把他拉扯回了家。

时间的流逝，使许多人都发生了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医生疯狂的复仇计划。他对牧师的慢慢的心理折磨，成了他唯一的生活目的。看到牧师身心日益憔悴，海丝特·白兰决心把真相告诉他，让他提防医生的伤害。

一天，牧师布道回来走在树林中，海丝特拉住了他。她告诉牧师自己和罗杰医生的真实关系，要牧师提防医生的暗算。他们说：“我们做过的事，有它本身的神圣性”，而医生却“阴险地侵犯了一颗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心”，因而其罪孽更为深重。在海丝特的说服下，他们决定带着孩子一起逃走，逃到看不见白人足迹的地方，去过自由人的生活。临行前，按计划牧师必须在选举日做一件重要的布道，同时海丝

特负责办理船票。

选举日是波士顿一个盛大的节日，海丝特在街上碰到将要乘坐的船的船长。船长无意间透露了奇林渥斯医生也要乘坐同一艘船的事。海丝特绝望了，她知道无法逃脱医生的罗网。此时牧师正在教堂布道，他的宣讲犹如得到了神的启示，让教徒们赞不绝口，可他从讲台上下来时已面无人色。看到海丝特和珀尔站在那里，他就和她们一起走上了示众台。他用庄严、可怕的声音宣布了自己的罪行，他拉开了胸前的衣纽，袒露出胸膛，在场的人全都清楚地看见他胸前刻着鲜红的“A”字。

牧师死后，医生的复仇计划落空了，不久郁郁而终。临终前他把他的全部财产留给了小珀尔。若干年后，珀尔在大洋彼岸建立了家庭，此后，海丝特独自回到波士顿。她和往常一样，胸前佩戴着“A”字，到处行善。耻辱的红字逐渐变成美德的标志，按照海丝特的意愿，她的墓碑上只刻了一个鲜红的“A”字。

《红字》是霍桑创作中最为杰出的成就，也是美国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它的故事发生在17世纪的波士顿。虽然作者描写了海丝特和牧师丁梅斯代尔因通奸而受辱的爱情故事，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所要着重描写的，并不是“奸情”或“爱情”的悲剧，而是以红字这一大写的A为象征的意义，表现了300多年前一段人类痛苦的历史进步历程。在霍桑笔下，清教徒教义下的罪人，已经不是罪人。作为耻辱的通奸象征的红A字，也已变成了德性的标志，变成了《红字》这样享誉世界的美国第一部艺术作品。通过霍桑的笔，一个罪恶的标签，变得辉煌灿烂；一个血红的A字，变得闪闪发光。这是爱情的升华，这是人类的理想，这是燃烧的生命见证……它的形状，仿佛是一颗灼热的红星，仿佛是一座有无限象征寓意的宝塔，仿佛是一团熊熊升腾的火焰，尽管在它闪光的地方，仍是一个阴沉、冰冷的空间，一片死寂，黑暗的土地……

## 二

从上述简介中,读者可以看出《红字》故事单纯,情节简单。没有复杂离奇的情节,亦无惊心动魄的场白,书中主要人物就只有三人: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她的情人丁梅斯代尔和她的丈夫罗杰·奇林渥斯。海丝特·白兰因和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而被清教法庭严刑处罚,令其终身胸前佩戴耻辱的标志“A”字(英文“Adultery”通奸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并遭监禁,还在示众台上示众,甚至险遭被剥夺抚养其女儿珀尔的权利。经过无数难以忍受的折磨摧残,海丝特·白兰遭受众人的白眼和轻蔑,被彻底孤立。然而她内心并未屈服,并很快从痛苦和羞辱中挣脱出来。具有高贵气质的她聪明能干、心灵手巧,能做一手针线活,精心地绣那个戴在胸前的“A”字,使其成为“展示其富有想象力的精湛技艺的样品”。她所缝制的东西甚至成为贵妇人追逐的“时尚”。尽管她独处幽居,没有朋友,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但她积极面对人生。面对清教的严刑峻法,她内心始终平静。她善良宽厚,经常帮助穷人、病人和那些需要抚慰的不幸者。这些善良的品性最终赢得人们的谅解和尊重,他们不再把“红字”看作耻辱的标记,相反倒成了她乐善好施、有德性的符号了。她走出了苦难,胜利了。

平心而论,清教对海丝特的惩处,尽管严峻,但和古代基督世界,伊斯兰世界对此种事件的惩处相比并不极端。时至今日,人们还偶然读到一些国家把通奸犯乱石砸死的报导。历史是人类文明渐进的过程。在文艺复兴的大潮下,人的权利和欲望得到了空前的彰显和尊重,女权运动在19世纪的美国已开始苏醒和萌动。在霍桑作为作家和外交家的生涯中,他和当时的许多杰出妇女结识和交往,她们已在积极参与妇女运动及废奴运动,而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玛格丽特,也是“先验俱乐部”的一名成员,她们的思想对霍桑不会不无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其作品中事实上会表现出来。果不其然,我们的主人公海丝特表面顺从,内心依然我行我素,她主动约情人会面,并

勇敢地站出来向丈夫为情人求情,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她精心策划,毅然同情人出走,试图逃到一个没有白人的世界里去。由此可见,作者霍桑并非在讲述一个因犯通奸罪而被清教驯顺的奴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歌颂和赞扬了一个心地坦然、勇于承担“罪责”、在一切抗争无望时,能挺身而出、毫无顾忌地奋斗的新时期的妇女形象。读过《廊桥遗梦》的今人会对海丝特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然而19世纪的美国清教仍在肆虐,那些令人无法想象的酷刑峻法令人发指,而这也正是作者霍桑通过《红字》所要揭露和鞭挞的。

书中另一个人物就是牧师丁梅斯代尔。这是个内心充满矛盾、心情异常复杂的可悲的角色。一方面,他是个十分虔诚的教士,每逢做弥撒时,他都会口若悬河、慨然而谈如何尊奉上帝的旨意,谆谆教导他的教民要笃信基督教义。他表现出的无比虔诚和渊博的学识让广大教友心悦诚服。然而,事实上,他正是清教想方设法追查的那个通奸犯,言与行的极大反差使他十分痛苦,他不敢像海丝特那样坦然面对事实,尤其在罗杰·奇林渥斯紧追不舍地追问、诱逼下更是痛苦万分,一筹莫展。他面对海丝特充满内疚,面对广大教友十分惶恐,他实在是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

小说刻画的第三个人物就是海丝特·白兰的丈夫罗杰·奇林渥斯。他是邪恶清教的代表人物,其内心充满了狠毒、阴险和伪善。对其外貌的描写就明显地给人以暗示,他的身体略有畸形,“左肩略高于右肩”,“身上穿着集文明与野蛮于一身的的不伦不类的衣服”。他虽然智慧过人,但为了满足私欲,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报仇,甚至不惜改名换姓,以一个伪善的朋友的面貌出现,像毒蛇一样对牧师丁梅斯代尔纠缠不清,竭尽折磨、虐杀之能事,这是作者描写极为深刻的反面人物。通过奇林渥斯这个人物,作者有力鞭挞了清教的残忍无道。他是黑暗旧势力的代表和象征,其为人唾弃的必然灭亡的命运势所难免。

《红字》的艺术特色有它的独到之处。其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深入细致的心理描写。它之所以影响深远,脍炙人口,彪炳史册,正因为它创造性地把人的内心世界剖析得精细入微,淋漓尽致。读者在作者笔触的引导下融入人物的感情世界,为其喜怒哀乐,焦虑万分,不能自拔。这种描写突出地表现在医生齐林渥斯对牧师丁梅斯代尔穷追不舍的心理探究上。通过其层层深入的剖析挖掘,充分暴露奇林渥斯的阴险狠毒的本质和牧师内心的惶恐无奈、紧张无助的狼狈状态。《红字》象征寓意手法的运用亦是其独树一帜的特征。当海丝特他们三人一起站在示众台上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A”字;在牧师的上衣被揭开时,他的胸脯上也隐约出现了一个“A”字。A字伴随着主人公频频出现,贯穿始终,给读者的视觉印象如此强烈,其象征寓意自然而然地烙在了他们的脑海里,终生难忘。关于象征性的描写,书中还有多处,细心的读者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红字》是美国文坛上享誉世界的佳作。虽然它诞生的时间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它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无数读者,给了他们很大的启迪。我们相信,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和深入,《红字》这颗美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将会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辉。

## The Custom House

### Introductory

IT is a little remarkable, that—though disinclined to talk overmuch of myself and my affairs at the fireside, and to my personal friends—an autobiographical impulse **should twice in my life have taken possession of me**<sup>①</sup>, in addressing the public. **The first time**<sup>②</sup> was three or four years since, when I favoured the reader—inexcusably, and **for no earthly reason**<sup>③</sup>, that either the indulgent reader or the intrusive author could imagine—with a description of my way of life in the deep quietude of an Old Manse. And now—because, **beyond my deserts**<sup>④</sup>, I was happy enough to find a listener or two on the former occasion — I again **seize the public by the button**<sup>⑤</sup>, and talk of my three years' experience in a Custom House. The example of the famous “**P. P., Clerk of this Parish**<sup>⑥</sup>,” was never more faithfully followed. The truth seems to be, however, that, when he casts his leaves forth upon the wind, the author addresses, not the many who will fling aside his volume, or never take it up, but the few who will understand him, better than most of his schoolmates or lifemates. Some authors, indeed, do far more than this, and **indulge themselves in such confidential depths of revelation**<sup>⑦</sup> as could fittingly be addressed, only and exclusively, to the one heart and mind of perfect sympathy; as if the printed book, thrown at large on the wide world, were certain to find out the divided segment of the writer's own nature, and complete his circle of existence by bringing him into communion with it. It is scarcely decorous, however, to speak all, even where we speak impersonally. But, **as thoughts are frozen and utterance benumbed**<sup>⑧</sup>, unless the speaker stand in some true relation with his audience, it may be pardonable to imagine that a friend, a kind and apprehensive, though not the closest friend, is listening to our talk; and

①竟然有两次左右了我。②指1840年霍桑出版的一本书《古屋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该书包括了作者的自传性文章。③没有丝毫理由。④无能为力,不由自主。⑤seize/take/hold...by the button:抓住,强留,拖住某人谈话。⑥是Pope和Swift及朋友们所著的假自传,用以嘲讽吉尔伯特·伯恩斯1723年写的《他这个时代的历史》(*History of His Times*, 1723)一书。⑦痴迷于发掘内心深处的奥秘。⑧思想僵化,叙述单调。

then, a native reserve being thawed by this genial consciousness<sup>①</sup>, we may prate of the circumstances that lie around us<sup>②</sup>, and even of ourself, but still keep the inmost Me behind its veil<sup>③</sup>. To this extent, and within these limits, an author, methinks<sup>④</sup>, may be autobiographical, without violating either the reader's rights or his own.

It will be seen, likewise, that this Custom House sketch has a certain propriety, of a kind always recognized in literature, as explaining how a large portion of the following pages came into my possession, and as offering proofs of the authenticity of a narrative therein contained. This, in fact—a desire to put myself in my true position as editor, or very little more, of the most prolix among the tales that make up my volume,—this, and no other, is my true reason for assuming a personal relation with the public. In accomplishing the main purpose, it has appeared allowable, by a few extra touches, to give a faint representation of a mode of life not heretofore described<sup>⑤</sup>, together with some of the characters that move in it, among whom the author happened to make one.

In my native town of Salem, at the head of what, half a century ago, in the days of old King Derby<sup>⑥</sup>, was a bustling wharf — but which is now burdened with decayed wooden warehouses, and exhibits few or no symptoms of commercial life; except, perhaps, a bark or brig, half-way down its melancholy length<sup>⑦</sup>, discharging hides; or, nearer at hand, a Nova Scotia schooner<sup>⑧</sup>, pitching out her cargo of firewood — at the head, I say, of this dilapidated wharf, which the tide often overflows, and along which, at the base and in the rear of the row of buildings, the track of many languid years is seen in a border of unthrifty grass, — here, with a view from its front windows adown this not very enlivening prospect, and thence across the harbour, stands a spacious edifice of brick. From the loftiest point of its roof, during precisely three and a half hours of each forenoon, floats or droops, in breeze or calm, the banner of the republic; but with the thirteen stripes turned vertically, instead of horizontally, and thus indicating that a civil, and not a military post of Uncle Sam's government is here established. Its front is ornamented with a portico of half-a-dozen wooden pillars, supporting a

①这种亲近感化解了当地人的重重疑心。②我们会对我们周围的状况喋喋不休。③把最机密的我遮蔽起来。④窃以为。⑤模模糊糊地再现当今尚未描写过的生活方式。⑥指伊莱亚斯·哈斯克特·德比(Elias Hasket Derby, 1739—1799)。德比船王在美国革命战争时期以武装航行,并开拓与东方的贸易而闻名。⑦在长长的码头中间。⑧新斯科舍船。斯科舍,加拿大东南部一省名。



balcony, beneath which a flight of wide granite steps descends towards the street. Over the entrance hovers an enormous specimen of **the American eagle**<sup>①</sup>, with outspread wings, **a shield before her breast**<sup>②</sup>, and, if I recollect aright, a bunch of intermingled thunderbolts and barbed arrows in each claw. With the customary infirmity of temper that characterizes this unhappy fowl, she appears, by the fierceness of her beak and eye, and the general truculency of her attitude, to threaten mischief to the inoffensive community; and especially to warn all citizens, careful of their safety, against intruding on the premises which she overshadows with her wings. Nevertheless, vixenly as she looks, many people are seeking, at this very moment, to shelter themselves under the wing of the federal eagle; imagining, I presume, that her bosom has all the softness and snugness of an eider-down pillow. But she has no great tenderness, even in her best of moods, and, sooner or later — oftener soon than late — is apt to fling off her nestlings, with a scratch of her claw, a dab of her beak, or a rankling wound from her barbed arrows.

The pavement round about the above-described edifice — which we may as well name at once as the Custom-House of the port — has grass enough growing in its chinks to show that it has not, of late days, been worn by any multitudinous resort of business. In some months of the year, however, there often chances a forenoon when affairs move onward with a livelier tread. Such occasions **might remind the elderly citizen of that period**<sup>③</sup> before **the last war with England**<sup>④</sup>, when Salem was a port by itself; not scorned, as she is now, by her own merchants and ship-owners, who permit her wharves to crumble to ruin, while their ventures go to swell, needlessly and imperceptibly, the mighty flood of commerce at New York or Boston. On some such morning, when three or four vessels happen to have arrived at once — usually from Africa or South America — or to be on the verge of their departure thitherward, there is a sound of frequent feet, passing briskly up and down the granite steps. Here, before his own wife has greeted him, you may greet the sea-flushed shipmaster, just in port, with his vessel's papers under his arm, in a tarnished tin box. Here, too, comes his owner, cheerful or sombre, gracious or in the sulks, accordingly as his scheme of the now accomplished voyage has been realised in merchandise that will

① (美国国徽上的) 秃鹰标志。 ② 其胸部挂着一副盾牌。 ③ 上了年纪的人回想起那段岁月。 ④ 指1812至1814年与美国的战争。